

## 蔬食名人篇

# 保育學者 珍古德



◎ 寒荻

(接上期)

她的人生天旋地轉似的變化了。這變化是，她決定投身動物保育工作，因光是做田野調查，並不能挽救動物們悲慘的命運——人類強加在牠們身上的悲慘命運。

一段潛藏在深層記憶的小插曲，直到六十年後突然清晰了起來，珍古德這才明白，原來，上蒼對她的計劃，早在她還是一歲娃兒時，就捎來了信息。

那時，她坐在雜貨鋪外的娃娃車裡，雙眼好奇張望著形形色色的世界；一隻蜻蜓朝她翩然而至，調皮的繞著她飛旋。她受到了驚嚇，咿咿呀呀的叫了起來。然後，一個路人揚起報紙，「啪、啪」幾下，那快樂的蜻蜓瞬間淪為身首異處；透明的翅膀在太陽照耀下閃著藍光，在半空中飄

盪。於是小小的珍古德不停的尖叫。大家都以為她是受到了驚嚇才持續尖叫，只有她自己知覺，讓她發狂的，是憤怒與罪惡感。她無法接受，眼前活潑的小生命，竟因她而死，且死的如此悽慘又痛苦…

此後，即使是不自覺的，她都朝著為動物請命的道路勇往直前，始終如一。

## 大地的女兒

珍古德是英國倫敦人，出生於一九三四年的四月三日，在溫馨的基督教家庭中成長。不過，她的父母不曾對她做教條式的灌輸；他們注重的是善性的培養，諸如勇敢、慈悲、寬大、誠實、信任。雖然物質生活不充

裕，每一分錢都得花在刀口上，但全家充滿歡笑；一次難得的火車之旅或一場電影，都成為回味無窮的記憶。

動物成為珍古德不可或缺的玩伴，她天生就對動物著迷。但倫敦市區尋常可見的貓咪、狗狗、鴿子、麻雀似乎還不能滿足小女娃探索的欲望。一歲半的她，從倫敦公園帶回一把蚯蚓放到床上，認真觀察牠們扭來扭去的姿態。「珍呀，牠們需要泥土喔！如果留下牠們，牠們都會死翹翹的。」母親這麼提醒她。她一聽，火速滿抓著蚯蚓，搖搖擺擺走回倫敦公園將牠們放生。她從海邊抓了一桶子黃蝸牛回家，任牠們爬滿臥室地板、牆面、衣櫃。「珍呀，牠們需要海水哩！如果留下牠們，牠們都會死翹翹！」母親又提醒她。她深怕傷害小生命，歇斯底里了起來，於是在場所有的人都得停下手邊的事，幫她撿拾黃蝸牛，然後衝回海邊。

諸如此類因小動物而忙翻天的故事填充了整個幼兒時期，幸運的是，她的家人沒表現出任何不耐，聰慧的母親更鼓勵她透過觀察動物來學習愛與自然知識。珍古德常慶幸自己不是生長在一個刻板的家庭，否則，她旺盛的好奇心可能會被迫枯竭。

兩歲生日時，父親送給珍古德一個猩猩玩偶，名字叫做朱比利（Jubilee）。許多人都認為送這樣一個醜怪的禮物給小孩，恐怕會讓小孩做惡夢，但珍古德卻與朱比利情定終生，直到今天，毛快掉光的朱比利仍端坐在她英國的家中。

英國對德國宣戰時，珍古德的父親從軍去了；她與妹妹隨著母親搬到人口眾多的外婆家——位於英格蘭南方海岸的樺樹莊。那裡有大院子大草坪大叢林，有鳥兒築巢、蜘蛛下蛋、松鼠追逐，有想像中的妖怪幽靈在月光下手舞足蹈。然而，儘管已在郊野度過逍遙豐富的童年，少女時期的珍古德還是不滿足；她透過書本的描述，遙想著叢林、嚮往著泰山的生活。總是有一股神秘力量蟄伏在她的內心，告訴她，非洲，所謂的「黑暗大陸」，將是她理想依止的地方。

一九四五年五月，歐戰結束了，關於納粹死亡集中營的種種傳聞甚囂塵上，她從報紙上看到大屠殺的恐怖照片，無法置信人世間竟有如此邪惡、矛盾、殘忍的問題，也無法理解全能的神怎會任由殺戮橫行？她對基督的信仰起了動搖，去教堂的次數也減少了。

## 熱騰騰的愛 獻給黑猩猩

十二歲那年，珍古德的父母離異了。看盡漫長戰爭造成的悲歡離合，這個遺憾對她而言其實衝擊不大。她只願沉醉於外公典藏的哲學書籍；也開始嘗試寫故事、寫詩，內容多半是大自然帶給她的觀想和喜悅。她原以為自己可以如此享用孤獨直到老去，但當教堂來了一位名為崔佛·戴維斯（Trevor Davies）的牧師時，她才知道自己擁有熱騰騰的、不甘於獨享的愛。

崔佛是位神學博士，佈道時所使用的辭藻簡潔有力，常是一語中的、發人深省。珍古德發現自己可以聽他百遍不厭倦，像是聽音樂般的陶醉。她是瘋狂愛上崔佛了，一種柏拉圖式的深愛。她自動自發上教堂、在夜晚刻意經過映有崔佛身影的窗；甚至在做完禮拜之後，捨不得清洗被崔佛握過的手。然後，她漸漸明白，她愛上的，其實是崔佛佈道時所呈現的耶穌精神、信仰的火燄。崔佛的出現，對她一生的影響至鉅——她從此想要成為一個奉獻者。

一九五六年，珍古德收到中學好友捎來的信件，問她是否願意前往肯亞一遊父親剛買下的農場。珍古德一

點兒也不敢遲疑，因為非洲，早就喚她千百回了。

在肯亞的農場待上幾個星期後，珍古德有機會為古生物學家路易士·李基工作；挖了三個月的化石後，她終於親近了年幼時的夢想——著手研究黑猩猩族群。她的任務跌碎了一千「學者」的眼鏡，誰會相信，一個年僅二十六歲、非專業出身的「女性」可以完成危險指數如此高的田野調查？但路易士獨具慧眼，他不把文憑和性別限制看做是必要，更認為專業訓練反而會造成學術上的偏見；他需要的人，必須具備「開放的心靈、對求知的熱忱、對動物友愛、耐心十足且能久離文明」，綜上所述，適合的人選，除了珍古德，再無其他了。就這樣，珍古德一路披荊棘的前往黑猩猩的故鄉——岡貝（位於坦尚尼亞境內），一段漫長卻迷人的研究之旅就此開展。

隨著歲月的流轉，珍古德不斷發現黑猩猩與人類的相似之處，牠們不僅會以握手、拍背、搖擺、踢、捏、哈癢、擁抱、親吻等等肢體語言來表情達意，也能就地取材製作簡易工具以便利生活所需；牠們甚至也會對未來做推理及計畫…。種種發現證明，人類獨為「萬物之靈」的說法其

實只是傲慢的自我標榜。珍古德永遠記得，當她撿起果實送給老友黑猩猩「大衛」時，「大衛」是如何誠懇的握住她的手！牠輕柔的指觸傳遞了善意、無邪的眼神表達了感激。他們，人類與黑猩猩，用一種古老的語言——或可稱之為意念，深深的溝通了。然而，珍古德同時也發現，黑猩猩性格中的黑暗面常令人瞠目結舌，牠們也會「擄人勒贖」、「社群互戰」、「同族殘殺相食」。

當珍古德的研究心得逐一發表後，得到排山倒海般的回響，正反面都有。令她擔心的事發生了；有些所謂的學者專家，果然以她的研究報告合理化人性的黑暗面，他們宣稱，由於「人類的暴力基因根植於遠古靈長類祖先」，所以「人類乃嗜血之動物，罪行與戰爭無可避免」。如此以偏蓋全的結論令珍古德感到痛心無奈。她不願以駝鳥心態看待人類或動物本質中存有的黑暗面，但她更願意相信，透過成熟的教育，諸如誠實、自律、勇敢、謙和、慈愛、寬容等良善的質地，都將成為人類或動物的豐富資產。

而在為動物的生存空間到處奔走請命的漫漫歲月中，珍古德也發現自己對飲食的態度改變了，尤其是在參觀過

「動物實驗」後，她便再也無法停止思考——關於尊重生命的問題……。

## 淨化的旅程

與黑猩猩建立了二十五年的深厚情誼，珍古德的著作《岡貝的黑猩猩》問世了；這本著作團結了所有研究黑猩猩的專家學者，他們舉辦一場空前盛大的研討會，以及一連串的「動物實驗」參訪。

她這才瞭解，世界上其他地區的黑猩猩，命運竟是如此的悲慘！千百隻黑猩猩幼兒沒有媽媽，牠們的媽媽被人類射殺了，只因人類難耐口腹之欲或想搶走幼兒拿去販賣。而在歐美地區的動物實驗室，許多黑猩猩被拘禁在微波爐大小的「隔離室」裡；施打在她們身上的實驗藥劑早已令牠們徹底絕望。牠們個個像破碎的布娃娃，眼神空洞、了無生氣。面對斯情斯景，珍古德呆怔了。

然後，當一九八八年，她首次看到被關在「實驗籠」裡十年以上的老猩猩「啾啾」時，淚水就再也不可抑止的潤濕了口罩。但「啾啾」竟溫柔伸手撫摸她的臉頰，像是安慰她：「親愛的，請別為我哭泣」。

她的人生天旋地轉似的變化了。

這變化是，她決定投身動物保育工作，因光是做田野調查，並不能挽救動物們悲慘的命運——人類強加在牠們身上的悲慘命運。

同時，看著盤中肉時，她也自然而然觀想到動物被殺害時的恐懼、痛苦與死亡；肉類已引動不了她的食慾了。所以，她從此不再吃肉。

不過她清楚強調，她無意譴責肉食者。她譴責的是集約式的飼養行為；因這其中牽涉的，除了道德良知，還有環境破壞的相關問題。就拿亞馬遜河流域為例，為了改種能供作動物飼料的牧草或穀類，成千成萬英畝的雨林被砍伐了；生態失衡的後果，卻得由全人類來埋單。

殘忍，其實是人類最大的罪惡啊！珍古德認為，設若我們虛心承認人類不是唯一具有個性、不是唯一能體驗喜悅悲傷痛苦絕望的動物，那麼我們就不會如此高傲的將剝奪動物生命視為理所當然。

走在改革的道路上，珍古德難免受到一些人的批判。在一次旅行途中，一個美國婦人繃緊臉對她嗆聲：「妳知道嗎？若非是用狗兒來做醫療實驗，我的女兒恐怕早就死掉了！」

「像妳這種只知維護動物的人，



令我覺得噁心！」

面對連番惡毒炮轟，現場氣氛頓時尷尬起來，周遭

人都不知該如何替珍古德解圍。只見珍古德耐心等婦人發洩完畢，溫柔的說：「我母親的心臟也裝了一片豬的活瓣啊！可碰巧我又喜歡豬這種『比狗還聰明的動物』。」

「因此，我打心底感謝救了母親性命的豬，以及所有為了使手術成功而遭遇痛苦的豬。我心存感激，願意盡所能改善豬的生活——無論是實驗室裡或農場上的。相同的，也請您心存感激的看待救您女兒一命的狗兒吧！」

這一番話澆熄了婦人的氣燄，她若有所思的離去了。而類似的場面，珍古德隨時都得面對，但她早已準備好要接受任何挑戰；她相信，以目前的科學水準，絕對可以找到代替「活體動物醫學實驗」的方法。

只要，只要人類能突破傲慢自大的思想形態！

## 從失樂園飛昇

珍古德的故事令人感動，但也令人心疼；她的人生中其實有層層的沉痛，只是鮮少流露在她看似平靜的淺笑中。第一任丈夫的難以相契、第二任丈夫的深情相許卻倏然死去，以及因公忙而與孩子別離…在在造成她的孤寂。是的，即使黑猩猩仰望著、鎂光燈追逐著，都無法替代親情的慰藉。這個清瘦優雅的女子，幾度掉入了失樂園。

但她的眉宇間，卻一直寫著濃濃的希望。那希望，應該是六十多年前，當那隻無厘頭蜻蜓捎來上蒼之旨意時，就深深種下的吧！

尤其，在成為素食者後，珍古德發現自己的健康明顯改善了；她感到更自在更輕盈，通身充滿了潔淨的能量！回想來時路，疼痛的也好喜悅的也好，都讓她的心靈步步飛昇呢！直到現在，儘管還是得馬不停蹄、匆匆來去，一股深深的寧靜，卻無時無刻幽住於她的心房。

噢，真的，看見珍古德，就彷彿親近了整座叢林風光！

（本文引用自寒荻城邦小築

<http://blog.udn.com/rose-lai38/1710892>）

（續下期）



### 修行小叮嚀（二）



- ◎ 青春難永見，多少的英雄至終還是荒塚掩，容顏何值錢，還是功德先，回天之路是沒有人情言，歲月匆匆，道場的起起伏伏都是在試驗火候，有所起就有所伏，有高就有低，這是對待，若沒有如此，一切的好壞真假是摸不透的，修道要細中去體會，在苦中去回味，會覺得苦，過了就算了。受苦是你增長智慧的增上緣，人與人之間，你們的關係再好，有沒有爭執？這就是人的見濁障礙你。
- ◎ 自古即今，由以前師師密付本心、單傳獨授，至現今 皇母慈悲道降火宅，人人皆可得受一指，為的是讓大道能夠綿遠流傳，所以應當攜同修與後進來學道修道，上下一團和氣、水乳交融、互諒關愛，親睦了解，並以寬大慈愛的胸襟去迎接更多回來修道的佛子。反之，若自恃學識高、能力強，在道場修了幾十年的道就自傲自大，不能採納後學的意見、勸諫，而東挑西揀，無意間用苛言薄語，考倒後學，斷了他人的慧根，絕了他人的修道路，這些都是不孝 皇母之罪。